



泱泱中华，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毛泽东的人生经历波澜壮阔，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在成就千秋伟业的同时，尽显了独领风骚的卓越诗才。毛泽东诗词表达了他的深邃思想和宏大抱负，也抒发了他的游历情思和闲情逸致。毛泽东绝非寻常意义上的旅者游人，他深谙行游的本质精髓，通晓名胜古迹的人文底蕴，撷取名山大川的灵气神韵，把诗和远方结合得浑然天成。

行天下成就伟人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1910年秋，毛泽东离开韶山外出求学。1912年秋，毛泽东在省立湖南省图书馆第一次看到《世界坤輿大地图》，世界如此之大，令他震撼不已。此后他更信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特别注重阅读社会“无字之书”。1913年他在《讲堂录》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字尚已。”1917年，毛泽东从《民报》上看到一则消息，说有两个中学生徒步旅游全国，一直走到邻近西藏的打箭炉（今康定）。毛泽东决定以“游学”方式进行效仿。1917年暑假，毛泽东和萧子升、萧蔚然一起，身无分文，历时一个多月，行程900多公里，游历了5个县。1918年夏，毛泽东与蔡和森历时半个多月，游学到了湘阴、岳阳、平江、浏阳等几个县。1918年8月，他第一次走出三湘大地，前往北京组织赴法勤工俭学，途中游览了三国的魏都许昌。1919年3月，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为勤工俭学的同学送行，途中特意去游览了曲阜孔庙，登了泰山。成为革命家之



汪建新

重体验砥砺精神

“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勃之海，启瞬江湖失；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讲堂录》的这段话，道出了毛泽东对行游意义的透彻理解。他每到一地总要索取地方志阅读，对风土人情的熟知连当地人都自叹弗如。他把行遍天下当成一种学习、工作和生活方式，在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城一地之间，亲近自然、感怀先贤、领略风物、陶冶性情、舒展胸襟。他在跋山涉水中感悟革命事业的曲径通幽，品尝苦辣酸甜的人生百味，不断观照自我、印证自我、实现自我、超越自我。如此一来，他的人生阅历丰富多彩，思维方式纵横捭阖，精神世界博

大精深，情感意志刚柔相济。

他独立橘子洲头观壮阔秋景，惆怅中国前途谁主沉浮。他登临黄鹤楼，排解大革命失败后的苍凉心境。他遥望黄洋界，聆听报道敌军宵遁的隆隆炮声。他直下龙岩上杭，沉浸于分田分地真忙的畅快。他奔走在广昌路上，迸发雪里行军情更迫的豪迈。他凝视大柏地的前村壁弹洞，回想当年鏖战急的弥漫硝烟。他登上会昌城外高峰，深情礼赞这边独好的风景。他越过娄山关，油然而生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顿悟。他仰望莽苍雪峰，誓言剑劈昆仑而达成环球同此凉热。他攀上六盘山高峰望断南飞雁，挥洒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雄心壮志。他目光如炬，极目远眺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国风光。他搏击北戴河的滔天白浪，感怀魏武挥鞭的历史沧桑。他不管风吹浪打，横渡万里长江，尽享今日得

宽余的怡然自得。他震撼于千里波涛滚滚来的钱塘浪潮，回味铁马从容杀敌回的磅礴气势。他回到阔别32年的韶山，喜看稻菽千重浪。他跃上葱茏四百旋的庐山，冷眼向洋看世界。他千里来寻故地，重上井冈山，为旧貌变新颜而倍感欣慰。

乐山水吟咏华章

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说：“模山范水，诗人常事。”漫游家未必是诗人，而诗人则必然是漫游家，至少是强烈渴望漫游的“家”。厚重的山水情结浸润了我国历代文人的精神寄托和情感世界，古往今来的大诗人几乎都写过赞美山水的名篇佳句。毛泽东特别喜欢拥抱山川物象的漫游家风采，在游历中不断经营着他

归来仍是少年

会留恋地回望出发时的那个路口，这是一种精神的寻根。前几天，我去南京大学二号新村看老师。走过那高低错落的阶梯，去往老师的住处时，19岁的我第一次来拜望老师的情景历历目前。从那次以后，我多少次来过这里啊！但每次来，怀着的都是同样的澄净之心。我会有一丝紧张，几分激动，见到老师会微微脸红，话语从不会大声，更不会靠在沙发背上，总是恭敬地上身前倾，认真聆听老师的教诲。如今年过半百，走到这里还是像去朝拜圣地一样的虔诚。为什么除了故乡之外，母校、同学和老师也会让我们重漾少年的情怀？我想，在他们身上，在学校在课堂，有我们精神的家园，这不也是一种心灵意义上的故土吗？

这半年来，由于单位离母校近了，我曾经一次次地在学校的操场上漫步。在一圈又一圈的行走中，我看见的是那个冬天的清晨为了体育成绩达标而早早爬起来跑步的自己，是那个手捧着书本在操场边朗读的自己。“这是我人生起步的跑道”的认知跃然而出，“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书生意气溢满心怀，一种仿佛从来没有离开过母校的感觉使我清澈地照见了自己的初心。是啊，不经任何思索就能去往母校任何角落的我，何曾离开过母校？用文字千遍万遍向母校传情达意的我，何曾丢失过初心？前几天，文学院的书记告诉我，虽然他是我的学弟，但是觉得对我是那么熟悉，因为我一直在老师们的言谈里，老师们每次收到我的新作都会表达那份发自肺腑的喜悦，他说，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母校，没有离开过中文系。自我的感觉和他人的感受如此吻合，真的获得了一份不期然的惊喜。我不由得想，老师们的喜悦，一定是来自我对文字不变的钟情，在他们眼里，两鬓霜染的我，依然是那个勤奋读书的少年。

是啊，曾经有一个时代，也许我们可以把它叫作“校园的早晨”。“沿着校园熟悉的小路，清晨来到树下读书。初升的太阳照在脸上，也照在身旁这棵小树……”这个全民阅读日，当我在全省读书节启动仪式上听到这首熟悉的歌曲时，仿佛回到了那

个莘莘学子清晨齐声读书的年代。舞台上美轮美奂的灯光映照着朝气蓬勃的少年，舞台下轻轻唱和的我演绎着潮起潮落的心情故事。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轻声哼着这首歌，不管旁人异样的目光。哦，那个时代，清晨校园的树下，处处可见勤勉的朗读者，每一个领读的老师都不逊于董卿！那么，那个时代也可以称作“朗读时代”，少年恩来“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追求，被无数的青少年孜孜实践。怀想着那个有着书声的时代，盘点着自己走过的人生之路，不禁为“归来仍是少年”微微陶醉。

人的一生，要走很长的旅途，有时充满困苦劳顿。最难能可贵的是，无论走了多远，无论走了多久，

有一种情怀不变，这种情怀无关功名、无关世故、无关慵懒；这种情怀，忘了年龄、忘了辛劳、忘了荣辱；这种情怀，记住了出发的原点、记住了启程的理想、记住了回归的方向。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其实还有另一篇：“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不改的，岂止是镜湖的碧波呢，应该还有诗人宁静的心潮。无论是离邦去里还是道阻且长，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愿我们都不忘记家门前那清亮的水波，不忘怀澄澈的初衷。那么，也许贺知章的这后一首诗能更加贴切地译成我们那么喜欢的这两句话——

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戏水源头指旧踪

阳光 / 摄



杂文撷英

「
突
围
」

□ 沈 栖

习近平总书记论及领导干部严格自律时强调，“各种诱惑、算计都冲着你来，各种讨好、捧杀都对着你去，往往会成为‘围猎’的对象”。那些巨贪正是在“围猎”中沉沦。

大凡贪腐大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巨贪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潜伏着无数的“围猎”者，无论是“讨好”“捧杀”，还是“诱惑”“算计”，无一不是奢望得到利益。中国古典小说《镜花缘》中描写了大人国，人们出行时足踏各色云彩，或红或灰或黄或白或黑。“色由心生”，胸襟光明正大的足生彩云，满腔奸私暗昧的足生黑云。书中主人公唐敖所见的前呼后拥的官员，脚下云色“似黑非黑，类如灰色”，怕被人看见，特意用红绫围住，自然是欲盖弥彰。那些“围猎”者，宛如巨贪脚下“似黑非黑，类如灰色”的云色，紧紧裹挟着巨贪，使之深陷罪恶泥淖，身败名裂！

巨贪被“围猎”，首先来自家人亲属。从已曝光的反腐大案来看，够得上一定级别的贪官，其大多不是单枪匹马一人作案，而是“家族式腐败”，或父子上阵，或夫妻串通，或亲属联手，异化的亲情把家人结成利益共同体，大发不义之财，“一人贪”极易扩散为“一家贪”。家人亲属的“围猎”往往是巨贪走向犯罪的催化剂、发酵剂和助推器。权钱交易之手伸向干部任免、土地征用、房产开发、工程建设，关键环节多由家人亲属把控。据粗略统计，在中纪委通报的查处干部“问题清单”中，2/3违纪违法涉及官员家人亲属，他们往往借助官员的职务影响力不当得利，点滴获利质变为触目惊心的大案，而“前门当官”的则在“围猎”中堕落。

对自己的兴趣、爱好，倘若不善节制，就可能被别有用心者所利用，成为被“围猎”的缺口，让惯于钻营之人察言观色、溜须拍马，“糖衣”裹着的“炮弹”几乎一打一个准儿。清末杭州知府陈鲁，此人贪钱财，不嗜烟酒，素为百姓所拥戴。可此官却有收藏古字画之癖好。那个审理杨乃武小白菜案的余杭知县就送来一幅唐伯虎的真迹，陈鲁爱不释手，慨然“笑纳”，于是徇情枉法，酿成大错。案发后，陈鲁愧疚难当，悬梁自尽。

“一兴嗜欲念，遂为罟缴牵”，严防被“围猎”靠的是守住自身清廉的底线。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五十寿，对曾尊敬有加的湘军部属，纷纷登门祝寿，贺礼多为贵重物品，尤其是那个霆字营统领鲍超（字春霆），更是呈上诸多珍稀物品。曾只是象征性收下一顶小帽，其余“完璧归赵”。是年十月初九，曾在日记中写道：“鲍春霆来，带礼物十六包，以余生生日也。多珍贵之件，将受小帽一顶，余则全璧耳。”曾国藩警惕被“围猎”而“突围”之。

有位哲人曾经说过，“人生没有草稿，篇篇都是正文”。那些被“围猎”困住的官员，其人生“正文”通篇镌刻着两个字：腐败，沉沦是必然的归宿。只有心明眼亮才能看清“围猎”，才能“突围”。

烛窗
心影

□ 阿 明

公元744年，贺知章辞去朝廷官职，回到故乡越州永兴。这时，86岁的他离开故乡已经50多个年头了。沧海桑田，人生易老，诗人不由得触景生情：“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面对着尾随发问的儿童，诗人此时眼前浮现的，一定是自己童稚的模样；脑中闪回的，一定是孩提时的往事，猛然悟到，自己虽然已经走了很久很远的路，人生的根依然深扎在故土。无改的何止是乡音呢？还有那永远抹不去的乡情乡愁。如果他是今人，也许就会吟道：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久在异乡的人，是最易在踏上故土的那一刻生出少年之心的。凡人伟人，古今一也。当离开故乡30多年的毛泽东回到韶山冲，在山上默默捡了些松枝扎起走向父母的坟墓时，他一定觉得自己还是那个没有离开父母的少年。“别梦依稀逝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的感叹中，有几年少年的记忆萦回？有多少青春的意气奔涌？而离家之后从来没有回过淮安的周恩来，只是让飞机在家乡上空绕了一圈，“淮安是个好地方啊”这一声感慨漾起的涟漪里，传来的是少年周恩来在大运河边的琅琅书声，浮现的是几位母亲慈祥的面容。人生，忘也忘不掉的少年时光啊！改也改不掉的少年情怀啊！灯下，鬓发初白的席慕蓉想起了年少时的山路，记起了一些没有实现的誓言，于是诗人发出痴情一问：“在那条山路上 / 少年的你 是不是 / 还在等我 / 还在急切地向来处张望？”其实，人人都会忘记年少时的路，都